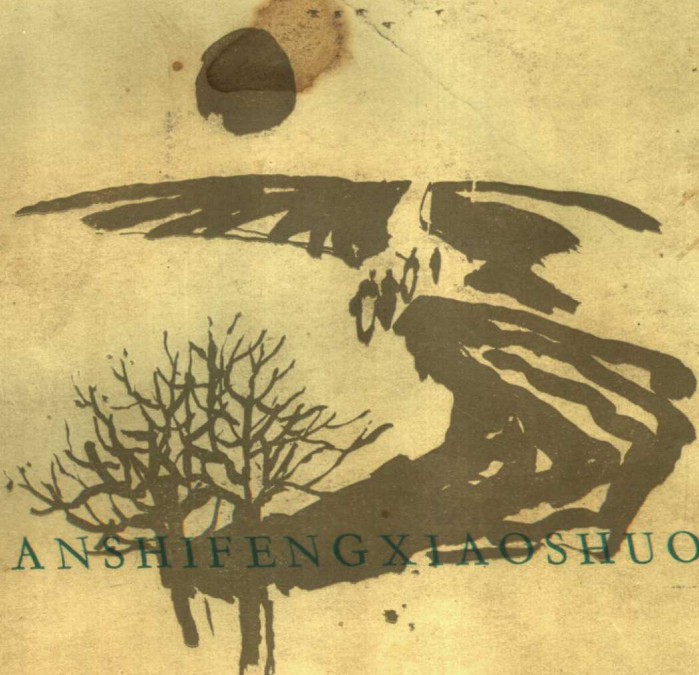




QIANSHIFENGXIAOSHUOJI

千世峰小说集

千世峰小说集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千世峰小说集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3}{4}$ 插页 2

1984年8月北京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7,500

书号 10208·178

定价 1.05 元

出版说明

千世峰是朝鲜著名社会活动家和作家，现任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委员长和作家同盟委员长。他于一九一五年出生在咸镜道高原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朝鲜解放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善于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著称。这里选译的六篇小说，大多创作于朝鲜解放初期和朝鲜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短篇小说《虎老爹》、中篇小说《战斗的村民》和《白云缭绕的大地》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品。作者在这些作品里塑造的朴实憨厚的农民、勇敢无畏的游击队员和身残志坚的复员军人等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朝鲜人民翻身解放后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热爱和在保卫祖国战争中的坚强不屈的献身精神。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千世峰主要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重要作品有《石溪的新春》、《大河奔流》、《苦难的历史》和《祝愿》等。

目 次

战斗的村民	韦旭升译(1)
白云缭绕的大地	冰蔚 沈圣英 文公译(136)
虎老爹	何镇华译(268)
故乡之子	何镇华译(294)
新管理委员长	何镇华译(313)
新春来的年轻人	何镇华译(339)

战斗的村民

一

不知不觉间已是深秋季节了。山脚下的丛林一片殷红；从山谷里吹来的风，冷飕飕的，刮得一棵棵树木动荡不定。落叶铺盖了道路，覆满了水面，片片红叶顺水流去。

季节怎么也变得这样凄凉呢……

夕阳西下，山路上阴影幢幢，走在这里，让人打心里发凉。崔致富背着逃难的包袱沿路走下来，胸中也象刮起了阵阵秋风，一颗心总是动荡不安，不知怎的脚步也突然变得无力起来。

“哼！该死的东西……”他不时地喃喃自语。他是抱着很大的决心，带有重要的任务从山上下来的，可是离村子越近，心跳得越厉害，自己也闹不清为什么会这样紧张。现在是回到自己日夜惦记着的村子里去，怎么倒畏缩起来了？

“妈的！这些天杀的家伙……”他又嘟哝了一句，站在长着一棵大青树的山坡下使劲地耸了耸背上的包袱，狠狠地啐了口唾沫；抬起的下巴上，一小撮黄胡子直撅撅地朝上翘着。

先走下山去的龙甲从藤蔓丛中折了一串熟透的野果，高高举起来，站在下面的路上摇晃着喊：

“爸爸！您瞧！”

“浑小子，你倒无忧无虑！”崔致富自言自语地说，猛然想起了参加人民军的大儿子龙善。他若是从三八线上撤下来，也一定路过了这里，那时他想家了吧？想到这里，惨死在敌人机枪下的老伴又浮现在他的脑海。“唉，老傻瓜！尽想这些有什么用？”他不禁埋怨起自己来，啐了口唾沫，匆匆走下山坡。

飞龙江顺着山谷蜿蜒奔流而来。沿江有一条通向天水谷煤矿的铁路，路旁立着一排电线杆子。险峻的大虎山紧夹着飞龙江，两岸山峰对峙，向东伸延了二百里里，到了这里山势才渐渐平缓下来，把怀抱里的飞龙江放出到平原上，分成南北两条支流；那些高高低低的山峦，也都渐渐消融在大地的怀抱之中。不是么，你看那大虎山脉，已经散了阵势，丧失了它雄伟的气魄；流过岩石河床的飞龙江，也由这里开始变得水深流缓了。

铁轨悄无声息地躺着，夕阳在路基上洒了一抹淡淡的余辉。路基旁，野菊花开了，秋蝶在上面孤寂地飞来飞去。

崔致富把包袱放在能一眼望见村子的路基上，朝铁轨上一坐，点起一袋烟抽起来。道路上，村子前面，都不见人影，连孩子们的声音也听不见。四周静得不禁使人会想：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爸爸，我先走啦！”龙甲踩着铁轨摇摇晃晃地走过来，

对爸爸说。

崔致富默默地望着儿子的脸蛋。这孩子一路贪玩，跑得满脸通红。

“小子，不要到街里去，说不定敌人早进村了。你看见车站外的那棵桦树没有？就从那里进村。还有，我刚才嘱咐你的话，都记住啦？”

“记住了。爸爸，从哪儿走不都一样吗？”

“浑小子，我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

“嘻嘻……”

孩子顽皮地一笑，一溜烟地跑了。他在路基上跑着跑着，一眼看见一辆倒在铁轨旁边的推车，停下来，托住车子的一头，使劲地摇晃。看样子，他是想把它弄到铁轨上，推着玩一会儿。

“你这个小调皮鬼！”

“怎么啦？坐车走多好啊！”

“你呀，还不快走！”

孩子又顽皮地笑笑，向前走去。可是，他没走几步，又闲不住了，拣起路基上的石子，向水里扔去，惊得飞龙江上的一对水鸭子扑打着翅膀飞起来，消失在暗红色的半山腰里。龙甲今年只有十二岁，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崔致富直到看着他消失在火车站的方向，才又点起一袋烟，愣愣地凝视着铁路。突然，他仿佛觉得两条伸向远方的铁轨扭动起来，麻花似地拧在一起……屁股下的铁轨似乎也响起“咔嚓咔嚓”的声音，象是有一辆列车从对面山弯

处开来……幻觉，完全是幻觉！

“妈的，铁路上也这么没声没息的……”

他把熄灭了的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在生满红锈的铁轨上磕掉烟灰。唉，磕烟袋锅的声音听着也叫人心酸。

从前，常常有满载着黑亮亮的煤块的火车从天水谷煤矿开来，鸣着长笛，隆隆地驶过铁桥。现在，他的耳边好象又响起了这些声音，往事一桩桩浮现在脑海。这是去年的事了：天水谷煤矿的工人同志们五月中旬就超额完成了第二季度的生产计划，到村子里来支援插秧。村前田野上一片欢腾，块块山田里都唱起了农谣和丰收歌。就这样，全村在工人同志的热情支援下，提前一个月完成了插秧任务。在工人回矿的那天晚上，村子里热热闹闹地开了个联欢会。农民们奏起了农乐，工人戴着假面具跳舞。崔致富那天吹了一晚上唢呐。最后响起“里利利”乐曲的时候，工人们越发兴高采烈，拉起他举着唢呐的手，一块转着圈儿跳了起来。

如今回想起这些往事，解放后五年的生活，天天都象办喜事一样快乐，令人神往。这一切都过去了，只留下了记忆……

崔致富默然凝视着铁路，四周依然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

他向前走去，火车站上也是一片死寂，心想也许美国鬼子还没有进村吧！他匆匆走上月台，打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绕街走进村子里去。

月台上阒无一人，笼罩着高山的阴影。一阵风起，刮得

尘土飞扬。崔致富正待举步走进候车室，迎面走来一个女人，一见他就高喉咙大嗓门地叫起来：“哟，我当是谁哩！崔老头，你不是背着家当逃命去了吗？怎么又回来啦？”

这女人是同村的朴寡妇。

“嘿嘿，你说对了！和你一样，我也有我的主意呀！”

性情泼辣，外号人称“老虎”的朴寡妇，平时就爱和崔致富开个玩笑。前一阵子大家纷纷出外逃难的时候，朴寡妇也不放过说风凉话的机会：

“哼！逃难，逃难，就算是能逃到天上去，该死的活不了，不该死的照样活着！”

她说到做到，果然独个儿留在村子里了。

“你这个老傻瓜……美国人来了，也不会杀你这号人。虽说你儿子是赤色分子，可儿子是儿子，老子是老子嘛……”

“不杀我这号人？美国人打电报给你啦？”

“哼，又要贫嘴！可不是吗？有钱有势的人干吗要乱杀人呢？”

“嘿嘿，你该交运了……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一来，你好去找个美国男人！”

“嘻嘻，该死的……”朴寡妇攥起拳头在崔致富的脑门上晃了晃。

“哈哈！我猜透你的心思了吧！”

“好了，不说这些了。有烟吗？来一支！”朴寡妇笑嘻嘻地向崔致富伸出手来。

说了一阵笑话，崔致富沉重的心情似乎轻松了些，把他的包袱随手搁在长条椅子上。

朴寡妇也把她带来的镰刀和草绳放在一旁，打开崔致富给她的烟包。别看她那双手又大又粗，卷起烟来却非常麻利，转眼工夫就卷好一支烟叼在嘴里了。

“我说，你一个人回来，把孩子们放在哪儿啦？”

“嘿嘿，不知道，都跑散了……”

“你们家结的那门亲事，可不怎么样……”神神道道的朴寡妇说起话来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

“怎么？”

“你以为如今党员还吃得开吗？”

崔致富二十一岁的女儿北星和权永弼订了婚。永弼是特别自卫队员、公粮评议员，又是党支部书记，工作积极，很有群众威信。

“现在退婚也不晚哪！到哪儿还找不着这样一个女婿？”

崔致富故意不理睬她的胡扯，转开话题问道：

“美国人还没到这里吗？”

“怎么没到？飞龙面^①那边不知来了多少哩！这边也来了些，白天来，晚上走。大队人马也许一两天就会开过来了。”

“砰！”

街里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接着枪声从不远的地方连续

^① 地方行政单位名称，相当于我国的乡。

不断地传来。崔致富吃了一惊，朴寡妇也吓得急忙站起来。他们从破碎的玻璃窗里向街头望去，什么也看不见，只见一群乌鸦在山坡下的白杨树梢上乱噪。

“天杀的，干吗总打枪……”朴寡妇眉间浮上了阴影。

“怎么，街里有美国兵吗？”

“美国兵白天来过一趟，刚走没多会儿。这是那帮子治安队混蛋拿着美国兵发的枪乱放。”朴寡妇边说边朝窗外瞅去，脸上的阴影仍然没有消失。

“治安队杀人吗？”崔致富惦记着先进村的儿子，惴惴不安地问。

“哼，该杀的就杀，可……”朴寡妇不耐烦地大声说，神不守舍地坐下来，默默地吸了好一会烟。

此刻，朴寡妇也是心事重重。她的儿子鹤宾为逃避参加人民军，跑到山里躲了几天回来了，这倒也不是很糟糕，可是四天前他却加入了美军组织的治安队，成天到处乱闯，象疯子一样见了人就胡乱放枪，使她总也不能放心。“不行，得狠狠说一说他！”朴寡妇这样想着，把嘴凑到崔致富耳边，悄声地说：

“崔老汉，你可别照直往街里走，要绕着这边的小河沟进去。碰到他们手里就糟了……”

她说完，先站起身来，拿着镰刀和草绳，吸着滋滋冒着烟油的烟走上月台。看样子她是到铁路那边去收豆子。

崔致富怎么也猜不透朴寡妇心里打的什么主意。这女人脾气古怪，爱跟人斗气。解放后，不管村里办什么事，她

都反对，为此常常受到青年人的指责，心里总别扭别扭的，一肚子怨气。她对村里的事样样都不满。

正是因为常怀不满，所以她才没有去逃难。说不定她以为往日的表现是有骨气，还自鸣得意哩！这样一个女人会对眼下的情况怎么想呢？崔致富猜不透，背起包袱站了起来。

崔致富听了朴寡妇的话，没有直接进街，沿着果树旁边的河沟小路走去。周围阴森森的，连草丛中的秋虫也没声没息。他匆匆地走在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上。

“什么人？站住！”

冷不防从通向街里的胡同里蹿出一个身穿黄夹克的家伙，崔致富浑身一颤，站住了。

“到哪儿去？”

崔致富没有吭声。

“听见没有，我问你到哪儿去。”

“回家去。”

“家在哪儿？”

“江对岸的滩内村。”

“滩内村？胡说！跟我到那边去！”

这家伙枪口对着崔致富，转到他的身后，用硬邦邦的枪托子捅一下他的后脑勺。崔致富差一点摔倒，被押着跌跌撞撞地走进胡同。

“狗崽子，你是干什么的？”

这家伙不过是个二十岁上下的毛孩子，竟这样对老年人说话，崔致富气得心里冒火。

“快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种庄稼的。”

“狗崽子，你在跟谁说话，口气还这么硬！”那家伙又用枪托捅了一下他的后脑勺。

崔致富走进街里，不由得吃了一惊：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敌人押着一个妇女正向一座木板房子走去。那里原来是合作社的货物仓库。

“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抓人？我犯了什么罪？”女人大声地嚷着。

那家伙看她不服，狠狠踢了她一脚。女人的头撞在仓库的木板墙上，发髻散开，人倒在地上了。

“臭娘们，看你还敢嘴硬！”

女人铁青着脸一声不吭，咬着牙扶着木板墙哆哆嗦嗦地站起身来。哗啦一声，仓库的门打开了，女人被推了进去。仓库里传出小孩子惊悸的哭声。

崔致富忙背过脸去。押他的那个人又推着他继续朝前走了。朴寡妇说的一点不假，这里还没来美国鬼子。

在离这儿二十来里路的火车站所在地飞龙面，敌人设立了指挥部，没有敢贸然开进这个多山地带的大虎面。四天前，几个美国兵驱赶着傀儡军来了一次，组织了个治安队；此后他们只在白天来一下，通过治安队了解情况，准备以后驻进来。

过去位于街中心的民主宣传室，现在挂上了“大虎面治安队本部”的牌子，崔致富被押到了这里。

在治安队办公室里，有一个被抓来的飞龙面的农民，看样子他给折磨得够苦了，眉棱上隆起一个鸡蛋大的鼓包，缩着肩膀，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

“崔老汉，你坐下。”

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的人说，口气倒还和气。他就是本街上的黄达勋，滩内村地主黄达权的堂弟。日寇统治时期他在汉城上过中学；打解放前起就在这里经营果树园。

他臂上佩戴着治安队长的袖章，神气十足。崔致富顺从地放下包袱，在飞龙面农民的旁边坐下来。

“狗杂种，你快说……”

那个络腮胡子一走进来就喘着粗气用枪托子捅了那农民的脑门一下。农民朝后倒了下去，一只手抓住崔致富的胳膊。他的手在打哆嗦，抬头注视着络腮胡子。

“狗崽子，看你还敢嘴硬！”

农民咬着嘴唇，颤颤抖抖地站起来坐好。

“你不要管了，出去吧。”黄达勋一本正经地对络腮胡子说，推了推滑到鼻梁的眼镜。

崔致富这才看出来络腮胡子原来是为逃避参加人民军跑了的黄达勋的弟弟黄达奇。黄达奇好象没听见哥哥的话，依然喘着粗气站在那里不动。这小子是一个猪一样的蠢货。过了一会，他才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黄达勋慢慢地点上一支烟抽着，问飞龙面的农民：

“你除了当过公粮评议委员，还干过什么？”

“什么也没干过。”

“当过居民组长吗？”

“没有。”

黄达勋翻起眼珠子，从眼镜框上审视着他，说了声“好吧”，然后转向崔致富：

“我说崔老汉！”

“是！”

“你到哪里去了？”

“我到下屯田避难去了，这会儿正回来。”

“下屯田？”

“是呀！”

“我问你，党支部书记和农民同盟委员长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

“嘿嘿，这我怎么知道？”

“老汉，你不要这样，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要是知道，还能骗您吗？”崔致富装出着急的样子说。

“那么你女儿和女婿呢？”

黄达勋显然有些动火，语气也不那么客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小子早就知道大事不妙，不知什么时候带着我女儿偷偷地走了。”

“老头儿，你不要撒谎！你全都知道，还装什么蒜呀！”黄达勋的眉间拧成一个疙瘩。

“黄大人……”崔致富壮着胆子恭维了黄达勋一声。

黄达勋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这是什么时候，我还敢欺骗您黄大人吗？我要是知道那伙人去的地方，不等您问，早就说了。我这种人今天能在您面前有个坐位，就够有面子的了。”

“别废话，你当年也是个积极分子，领着交公粮，交爱国米。嗯，那时候，你女婿女儿都是可恶的赤色分子，不是吗？”黄达勋表情严厉，提高了嗓门说。

崔致富却寸步不让，他要拿出软磨的功夫，把他驳回去：

“哎呀，我的黄大人！你想想，那时候不那么做能行吗？您黄大人不也交过鲜果税？唉，这……”

崔致富的胡子上溅满了唾沫星子。

“别胡扯！”

崔致富的语气并没有软下来：

“就说我女婿女儿吧，也是一样。他们年轻，不懂事，不过随大流就是了，他们哪里是那种人？要是您黄大人这样的长辈指点着他们，他们也会走上正道的。”

“哼，不打不成招！好言好语地问你，你倒放肆起来了！”黄达勋板起面孔吼道。

突然，从街上传来了叫嚷声。站在门口的黄达奇和屋子里的一些家伙提着枪奔了出去。朴寡妇的儿子鹤宾原本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显得和屋里的气氛很不协调，这时他也不声不响地跟着出去了。